

說郛卷第六十一

清異錄 六卷

宋陶穀 號金鑾
否人

天文

龍潤李煜在國時自作祈雨文曰尙乖龍潤之祥

將軍隋煬帝泛舟忽陰風頗緊歎曰此風可謂跋扈將軍

奇水雨無雲而降非龍而作唐人號爲奇水

天公雲者山川之氣今秦隴村民稱爲天公絮

素真周季年東漢國大雪盛唱曰生怕赤真人都來一夜春後大

宋受命

吼天呂園貧秋深大風鄰人朱錄事富而輕園疊小紙擲園前云

呂園洛師人也身寒而德備一日吼天氏作孽獨示威于園

聖蹟王衍伶官王家樂侍燕小池水澄天見家樂應制云一段聖

琉璃

黠陽

僞閩中書吏章添天字謎云露頭更一日真是豔陽根

晉書

晉出帝不善詩時爲俳諧語詠天詩曰高平上監碧翁翁

地蓋

王彪天賦云溥爲地蓋浩作星衢

潤骨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晴夏晚雲中秋午月冬

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風夜階急雨各製一銘晚雲云作萬變
圖先生一笑冬日云金鑼騰空映簷白醉春雪云消除疫癘名潤
骨丹清風云醒骨真人六月惠然

冷飛

老伶官黃世明言常逮事莊宗大雪內宴鏡新磨進詞號曰

冷飛白

天公

比丘清傳與一客同入湖南客曰凡雪仙人亦重之號天公

玉戲

花輪

俗以開花風爲花輪扇潤花雨爲花沐浴至花老風雨斷送

蓋花刑耳

驚世先生 驚世先生雷之聲也千里鏡電之形也

燭千里 道士王致一曰我平生不曾使一文油錢在家則爲扇子燈

出路則爲千里燭意其日月也

迷空步障 世宗時水部郎韓彥卿使高麗見有一書曰博學記儉抄之

得三百餘事今抄天部七事迷空步障霧威屑霜教水露冰子電氣母虹屑金星秋明大老天河

地理

黃金母 汾晉村野間語曰欲作千箱主問取黃金母意謂多稼厚畜

由耕耘所致

空青府 契丹東丹王突買巧石數峯目爲空青府

圓光石 趙光逢奴往淮壩偶得一石四邊玲瓏類火光逢大愛之名

曰圓光石

泥土 秣陵孟娘山上正白色曰白墀土周護始調塗其四堵因呼

隱士泥

龍仙 桑維翰壽辰韋潛德獻太湖石一塊上有鐫字金飾曰龍仙

琉璃 劉東叔賦臘月雨云且雨且凍山徑滑是誰作此琉璃變

四時 桂林一日之間具四時之氣遷謫者惡之號爲四時節

節木 廣陵東南一都會凡百頗類京師號節木汴州

地上 輕清秀麗東南爲甲富兼華夷餘杭又爲甲百事繁庶地上

天宮也

青銅 汴老圃紀生一鉏莖三十口病篤呼子孫戒曰此二十畝地

便是青銅海也

七絃 武夷山有石如立壁顛隱一泉分七派山僧願堅名爲七絃

水

小蓬萊 違命侯苑中鑿池廣一頃池心疊石象三神山號小蓬萊

麥家地理

臘雪熟麥春雪殺麥田翁以此占豐儉爲麥家地理

十辛

積麥以十辛良下子不得過三辛收鑿不得過三辛上場入倉

亦用辛日

君道

蕭閑大夫

劉鋹僭立奢麗自恣在宮中自稱蕭閑大夫

候密監

南漢劉晟殿側置宮人望明窗以候曉宮人謂之候窗監

仁熾義輔道薪德火

周杜良作唐太宗畫像贊云仁熾義輔道薪德火

摘瓜手

人君號能用才者莫如唐太宗然瀛州十八人許敬宗乃得

與蓋如摘瓜手耳取之既多其中不容無濫

掃國真人

隋裴寂待選京都一日郊飲遇老人畫地上沙土曰掃國真

人又曰玉環天子又曰兵丹上聖告寂云三百年中最雄者此三

人耳寂醉臥及醒已失老人矣後人紬繹其名掃國者太宗之刻

平僭暴也玉環太真妃小字玄宗以妃而召亂玉環天子是玄宗

明矣憲宗始以兵定方鎮之強終以丹燥滅身兵丹之目其憲宗之謂乎

避賢招羅存昭宗丁不可爲之時遭無所立之地人戲上尊號曰云

蓋帝嘗曰朕東西所至禍難隨之願避賢者路存三奉五三謂三主帝后及柳昭儀五謂全忠行瑜克用茂貞韓建

彩局開元中後宮繁衆侍御寢者難于取捨爲彩局兒以定之集

宮嬪用骰子擲最勝一人乃得專夜宦璫私號骰子爲挫角媒人

大昏元年王曦紹僭號跳梁閩越淫刑不道黃峻曰今非永隆恐是大

昏元年

孟蜀孟蜀隳危大軍弔伐僞景遣皇太子玄誥平章事王昭遠統

兵捍禦玄誥乳臭子昭遠僕厮材太祖笑曰孟景都無股肱爪牙

其亡不晚矣

紫明供奉武帝宣內供奉賜坐食甘露毬蜜搗山藥油浴既退侵夜宮

嬪離次上獨映琉璃燈籠觀書久之歸寢殿王才人問官家今日以何消遣上曰綠羅供奉已去皂羅供奉時宮人不來與紫明供奉相守熟讀尙書無逸篇數遍朕非不能取熱鬧快活正要與絃管尊疊暫時隔破

容易郎君

晉少主志于富貴纔逸姓名卽問幾錢拜官賜職出于談笑

幸臣私號容易郎君

大體

劉銀昏縱角出得波斯女年破瓜黑脂而慧豔善淫曲盡其

妙銀嬖之賜號媚猪延方士求健陽法久乃得多多益辦好觀人交選惡少年配以離宮人皆妖俊美健者就後園褫衣使露而偶銀扶媚猪巡行覽玩號曰大體雙又擇新採異與媚猪對鳥獸見之熟亦作合

官志

風力相國

越公楊素專恣既久包藏可畏四方寒心不敢直指故以風

力相國槩之

力一作刀

酒家

南漢地狹力弱事例卑猥州縣時會僚屬不設席而分饋阿

堵號潤家錢

將分身

梁將葛從周忠義驍勇每臨陣東西南北忽焉如神晉人稱

爲分身將

雷內

來紹乃唐酷吏俊臣之裔孫天稟驚忍以決罰爲樂嘗宰郃陽

生靈困于孽手創造鐵繩千條或有問不承則急縛之仍以其半

槌手往往委頓每肆枯木之威則百囚俱斷響震一邑時呼肉雷

百和參軍

袁象先判衢州時幕客謝平子癖于焚香至忘形廢事同僚

蘇收作戲劇一札伺其亡也而投之云鼎灶郎守馥州百和參軍

謝平子

撒金煉玉東雪量珠

王播拜諸道鹽鐵轉運使祕書丞許少連賀啓

云云

金玉其

僞唐徐履掌建陽茶局弟復治海陵鹽政監檢烹煉之亭勝

曰金鹵履聞之潔敝焙舍命曰玉茸軒

赤心榜

張聿宰華亭治政凜然凡有府使賦外之需直榜邑門民感

其誠指爲赤心榜

小宰羊

時戢爲青陽丞潔已勤民肉味不給日市豆腐數箇邑人呼

豆腐爲小宰羊

抱冰公事

蒙州立山縣丞晁覺民自中原避兵南來因仕霸朝食料衣

服皆市于鄰邑一吏專主之既回物多毫末皆置諸獄當其役者

曰又管抱冰公事也

牛皮鐵鼓

蘇州錄事參軍薛朋龜廉勤明察胥吏呼爲牛皮細鐵鼓言

難縵也

軟轡天街

本朝以親王尹開封謂之判南衙羽儀散從粲如圖畫京師

人嘆曰好一條軟轡天街近世士大夫騎吏華繁者亦號半里嬌

一人間第一黃

僞唐賊臣褚仁規竊祿秦州刺史惡政不可縷舉有智民請

吻儒爲二詩皆隱語凡寫數千幅詣金陵粘貼事乃上聞詩曰多求囊白昧蒼蒼兼取人間第一黃黃白隱金銀字

緣脯何敬洙帥武昌時司倉彭湘傑習知膳味就中脯腊尤殊敬洙

檄掌公廚郡中號爲脯掾

裹頭冰

宋城主簿祝天貺勵己如冰玉百姓呼爲裹頭冰天貺去後

和甄來尉頗得天貺餘味加以儒而文民間語曰去了裹頭冰却得一段着腳琉璃

名字副車

鄧州別駕令狐上選政貪性昧百姓呼名字副車

人事

問侯

侯元基馬氏時爲湖湘宰退居長沙門常有客宴會無虛日人

目爲鬧侯

九龍燭

杜黃裳當憲宗初載深謀密議眷禮敦優生日例外別賜九

龍燭十挺

大卿夫

家述常事修仕僞蜀爲太子左贊善大夫兩人皆滑稽事修伺述酒盞將竭叩門求飲未通大道已見疊恥濡筆書壁曰酒客乾喉去惟存呷大夫

九福

天下有九福京師錢福眼福病福屏帷福吳越口福洛陽花福蜀川藥福秦隴鞍馬福燕趙衣裳福

邊案

四方指南海爲烟月作坊以言風俗尙淫故也今京師鬻色戶將及萬計至于男子舉體自貨迎送恬然遂成蠱窠戶巷又不止烟月作坊也

手民

木匠總號運斤之藝又曰手民手貨

鼎社

廣順三年以柴守禮子榮爲皇子拜守禮太子少保致仕皇子卽位是爲世宗守禮居西洛與王溥王彥超韓令坤之父結友嬉游裘馬衣冠僭逼逾制當時人爲一日具設樂集妓輪環無已謂之鼎社洛下多妙妓守禮日點十名以片紙書姓字押字大如掌

使人持呼之被遣者詣府尹出紙呈示尹從旁僉字妓見紙畫時
爭到買笑子號曰鼎社

到頭巷主
徹底門生

魏仁浦長百僚提獎單隱岩至列郎又附他相仁浦不悅

一日浮屠仁普來乞山資留飯而隱岩至以束素贈別顧仁普曰
到頭菴主徹底門生今昔所難師宜勉之隱岩而不類人唯唯而
退

女及第

齊魯燕趙之種蠶收繭訖主蠶者簪通花銀碗謝祠廟村野

指爲女及第

錢井
經商

僦屋出錢號曰癡錢故僦賃取直者京師人指爲錢井經商

不動
尊

宣武劉訓錢民也鑄鐵爲算子其子薄游妓求釵奩劉子辭

之妓曰郎君家庫裏許多青銅教做不動尊可惜爛了風流拋散
能使幾何劉子云我爺喚算子作長生鐵況于錢乎彼日日燒香
禱祝天地三光要錢生兒絹生孫金銀千百億化身豈止不動尊

而已爲人父者聞此可以少戒

宰廣席多賓必差一人慣習精俊者充臬宰使舉職律衆

金搭溫韜少無賴拳人幾死市魁將送官謝過魁前拜逾數百魁

釋之韜每念之以爲恥既貴達拍金薄爲搭膝帶之曰聊酬此膝

鄭世或曰不肖子傾產破業所病不瘳其終奈何司馬安仁曰爲

鄭世尊而已又問何謂曰鄭子以李娃故行乞安邑幾爲餒鬼佛

世尊欲與一切衆生結勝因緣遂于舍衛次第而乞合二義以名

之非不肖子尙誰當乎

三悅桑維翰草萊時語友人曰吾有富貴在造物未還三債是以

知之上債錢貨中債妓女下債書籍既而鐵硯功成一日酒後謂

親密曰吾始望不及此當以數語勸子一杯其人滿酌而引公云

吾有三悅而持之一曰錢二曰妓三曰不敢遣天下書公徐云吾

街露太甚自罰一觥

女行

虎脂

朱氏女沉慘狡妬嫁爲陸慎言妻慎言宰尉氏政不在己吏

民語曰胭脂虎

冠子

俗罵婦人爲冠子蟲謂性若蟲蛇有傷無補

補闕

吳儒李大壯畏服小君萬一不遵號令則叱令正坐爲縮匾

髻中安燈盃然燈火大壯屏氣定體如枯木土偶人譚目之曰補

闕燈檠

黑心

一妻不能御一家從可知以之卿諸侯一國從可知以之相

天子天下從可知蓋夫夫婦婦而天下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惟女子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論語之教也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書之訓也無攸遂在中饋易之戒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詩之勸也威公縱文姜喪軀而幾亡魯高祖畏呂氏召亂而幾亡漢文帝牽制于獨孤故嫡長不立致大業之傾高

宗溺惑于武媚故政失威權階大周之僭萬乘尙爾况庶人乎又况講再醮備繼室既無結髮之情常有扶筐之志安得福祥免禍幸矣閔家以蘆絮示薄許氏以鐵杵表酷其事歷歷可見爲人夫者耽少姿入巧言房簀之間夜以繼日纏愛紐情牢不可拔妻計日行夫勢日削如鉗礙口噤不得聲如絡冒頭癡不得動如械被身束縛囚繫不得自由而至寒熱飢飽在彼不在我出入起居在彼不在我使爲不信惟命使爲不義惟命使爲不忠惟命使爲不慈惟命使躬行夷狄犬彘之所不爲惟命呼令殺人則恨頭落之遲呼令自殺則恐刀來之晚極口罵辱焉迎以笑嬉盡力決撻焉連稱罪過數以犯再拜謝之役以事健步辦之曰舐吾痔諾而趨曰嘗吾便跪而進上不知有親知有吾妻而已下不省有幼省有吾妻而已人方以謂古不聞今不見彼尙且流汗漬踵吐血逾胸悚懼惴惴戰栗振掉惟恐妻語之厲而色之莊也其效伊何有家

則妻擅其家有國則妻據其國有天下則妻指麾其天下令一縣則小君映簾守一州則夫人並坐論道經邦奮庸熙載則于飛對內殿連理入都堂粉黛判賞罰褻襦執生殺矣世雖晚猶有是非俗雖澆猶分善惡有臣如此君必竄之有朋如此朋必絕之有閭里如此鄰必去之有民如此官必刑之有子如此父母必號泣而擯之有同氣如此兄弟必紛紜而捨之有父如此有祖如此有伯叔如此子孫姪必色變心移東西南北而避之婦人遂啓口爲雲霧發喉爲雷霆展手爲電轉身爲風誣春爲秋改白爲黑指吳作越號女爲男無力齟齬喜不自勝喜在其間夫在其間愚以度日坐以待盡或十年或六七年或二三年齒髮且衰壽命且終財貨歸彼卷而懷之則聯秦合晉之事萌而請媒通聘之迹見矣昏丈夫君已不用友已不齒鄉已不錄兄弟不親子孫不集人非高于泰山鬼責深于滄海其家墟矣老方悲其慕臭矣死尤辱妻而繼

焉有格言也就夫言之乃並枕於菟連盤野葛就子孫言之乃通
心鑽徹骨錐就朋友親族言之乃一輪車四牆屋甚者至于殺夫
囚子禍縣刀鋸冤著市曹祭祀絕而門庭蕪然世人恬爲之悟且
畏者曾無也吾年六十目見耳聞不可算數今訓汝等有妻固所
不免當待之如賓客防之如盜賊以德易色修己率下妻既正子
孫敢不正乎萬一不幸中道鼓盆巾櫛付之侍婢米鹽界之諸子
日授方略坐享宴安又或無嗣孤單則宜歸老弟姪以心與之孰
敢不盡若更重婚續娶定見敗身殞家至時親友不欲言子孫不
敢諫兼已惑已誤難信難處其知吾熟諳而預言之龜鑑在前無
復縷縷立石中寢永戒來裔稍越吾言祖先明神共賜誅殛百世
循之眞萬金之良藥也 右萊州長史于義方黑心符一卷錄
以傳後黑心者繼婦之德名也陶氏子孫其戒之哉

陶水隱形
香印過界

尾載畏內特甚未仕時欲出則謁假于細君令滴水于地